



乐山大像阁之谜

□ 魏奕雄

(乐山社科联 四川乐山 614000)

乐山大佛举世闻名,然而曾经罩护它数百年的大像阁,却像谜一般扑朔迷离。

据主持修建乐山大佛最后阶段工程的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碑刻,大佛的正式名称叫“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宋代提点成都路刑狱邵伯温在大仙左侧崖壁上题刻“弥勒大像”四字,今犹存。那么罩护大佛的木阁称作“大像阁”也就顺理成章了。亦有作“大像阁”的。

有关大像阁的记载,始见于唐代代理嘉州知事薛能咸通年间(公元860—874年)写的《题凌云寺》:“像阁与山齐,何人置石梯。”这句诗距大佛竣工时间公元803年已过了数十年。北宋苏轼在《送吕昌明知嘉州》诗中,亦有“卧看古佛装凌云阁”句。大佛在凌云山,“凌云阁”自该是大像阁的别称。南宋陆游《谒凌云大像》也有“不辞疾步登重阁”这“重阁”也是指大像阁。

1991年,乐山市文物部门对大佛进行现场勘察时,在佛身、脚、胯档、肩部发现保存完整的柱础,左右手臂、胯档部两柱础直径达1.25米,柱础部位于两壁抬梁孔洞,排列在一条轴线上。像窟两侧梁架孔洞对应在同一水平高度,屋檐痕迹在两壁上亦清晰可辨。显然,这些柱础和梁架孔洞,是大像阁的遗迹。现场还发现了一些土灰色和彩釉色的筒瓦、板瓦等,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大佛阁的遗物。它们证实了大佛阁的曾经存在。

那么大像阁是什么样子的呢?南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四川制置使、成都知府范成大亲眼见到过大像阁,他在《吴船录》中记载:“凌云寺,寺有天宁阁,即大像所在,为楼十三层,自头面以及其足。”1962年维修乐山大佛时发现藏脏洞残碑中,亦有“天宁阁”字样,可知宋代重修大像阁,称作天宁阁。南宋释志磐《佛祖统计》载的是大佛“覆阁九层”。同为南宋的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注明大佛“建七层阁以覆之”。这样看来,在南宋,大像阁就有十三层、九层和七层的不同说法。

2003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汉学家James. M. Hargett(中文名何瞻),从美国华盛顿自由艺术博物馆拍摄到馆藏的中国古画《长江万里图》照片,寄与峨眉朋友熊锋。画面上今乐山部位,标有大渡河、嘉定府、犍为县、峨眉县、青神县、九顶山、天宁阁、乌尤山、万景楼、瓦屋山等字样。这些都是我们乐山人熟悉的名词。还附有明代著名书画家陆深和董其昌的题跋。既有明人题跋,说明该图是明以前的作品,而乐山在明以前称“嘉定府”的只有南宋时期。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嘉州升为府,更名嘉定府。南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升嘉定府为嘉定军节度使,元代称嘉定府路,明代称嘉定州。这幅图中标“嘉定府”字样,说明它是南宋的文物,大约绘制于公元1196—1205年之间,可惜作者佚名。九顶山是凌云山的别称,因有九峰的缘故。范成大有诗《凌云九顶》,其中一句“江摇九顶风雷过”。陆游代理嘉州太守时写的《十月一日浮桥成,以故事宴客凌云》,也有“九顶秀色欲塞门”句。可见南宋时人们习惯称凌云山为九顶山,而图中恰恰就标的是“九顶山”,这也说明是南宋时期的。

这幅图在九顶山侧画了覆盖着大佛的天宁阁,自头至脚共九层,底层悬于江面上,由两根立于水中的柱子支撑着,画得很清晰。这跟释志磐《佛祖统计》“覆阁九层”相符,与范成大说的天宁阁覆盖大佛“自头面以及其足”也切合,只是跟“为楼十三层”有差异。应该感谢当年的画家在这幅图中,直观地显现了南宋时期大像阁的外表,为我们勾勒出了它的大体模样,非常难得,十分宝贵。王象之《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经上述古画晚十多年。王象之没有来过嘉定府,不知他是依据什么资料编写为“七层”,或许彼时已垮掉了两层。

宋元之际,乐山是南宋抗元的主要战场之一,双方拉锯战打了近40年,大像阁毁于战火。宋末元初有上张拙,在《题凌云山大像》一诗中感叹“梵相形仪髻覆天”,说乐山大佛的螺髻朝着天,表明佛顶上已经无物遮挡了。明代嘉定州通判任能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写的《凌云大像》也哀叹“可怜世历风霜古,销却金衣变革衣。”

到了清代嘉庆初年,曾任四川永宁(今叙永)县令的朱云焕,在《凌云山九峰咏》组诗中,有两句“弥勒凌空眼倦看,阁上七层三百尺”。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四川布政使杨揆《舟过大佛滩望凌云山作》诗中,也记叙“七层高阁翼其巅,百丈惊涛走其下”。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举人邵钧写的《大佛崖》也说“七层阁顶毫光盘螺髻”。以上诗文表明,清代嘉庆初年或是嘉庆之前,曾经重修过大像阁,是七层。

可是,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释礼汀编辑的《凌云诗钞》中,有一幅凌云九峰图,绘的大像阁仅两层。从嘉庆五年至十年任嘉定知府的宋鸣琦,在《十月四日偕诸同人登眺凌云山》诗中,描绘的是“摩挲大像髻半蚀,四大秋草生葱芊。传闻昔年七层阁,庄严妙相真华鲜”。他看到大佛的螺髻已经一半破损了,而“七层阁”仅仅是“昔年”的“传闻”。释礼汀《凌云诗钞》中载有“明末袁韬、武大定作乱,寺为灰烬,旧有佛阁,亦毁于兵。”说是佛阁明末毁了,表明礼汀并未见到大像阁,那么书中所画的两层木阁,就只是示意图。而身为嘉定知府的宋鸣琦“传闻昔年”的措词,也表明彼时大像阁已经不存在了,不然的话,也不会“大像髻半蚀”、“秋草生葱芊”。礼汀、宋鸣琦的说法,与上引同为嘉庆年间的朱云焕、杨揆、邵钧言之凿凿“七层像阁”相互矛盾,不知是何原故。

从以上的考察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唐代于大佛完工后,不知何年建了木阁罩护之,其形状和层数现在无法查考。南宋重建过,曰天宁阁,共九层(亦说十三层、七层),自头部覆盖至脚部,宋元之际毁于战火。元明两朝是否再建不得而知(按礼汀的说法,则明代可能重建过,明未毁。)清代又曾重修,嘉庆年间存在过七层木阁,其后不知何时又毁了。

应该说,乐山大佛能完整地保留至今,大像阁起了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虽然它早已坍塌不存了,其始建、重建和毁坏的具体时间,以及层数形状等,都还是谜,但它扑朔迷离的魅力,却大大激发着人们深入探讨其真实的强烈愿望。

责任编辑 秦利民